

◎ 甫澜涛 著

大漠青驹



作家出版社
• DA MO QING JU •

◎ 甫澜涛 著

大漠青驹

作家出版社
• DA MO QING JU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漠青驹/甫澜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5063 - 3163 - 2

I. 大… II. 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590 号

大漠青驹

作者: 甫澜涛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60 千

印张: 10.5

插页: 3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163 - 2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边缘的诱惑(自序)

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从文化角度上,或者从当时(民国)政治地位上,察哈尔西部绝对是边缘。正是这个边缘的题材吸引了我去写这部小说,也深深地诱惑我完成了这部小说。我希望《大漠青驹》能以其“边缘特色”同样诱惑读者朋友们。

《大漠青驹》应该是这样的小说:翻开第一页便有一股特别的气息扑面而来,苍凉而迷人、缠绵而剽悍、遥远而亲切,阴山背后的、大漠边缘的、察哈尔西部才有的。

蒙古族察哈尔部是个英勇善战而又多灾多难的部落。小说从该部落因反清而被康熙帝从辽宁祖籍流放到“宣化大同边外”切入,用粗线条的勾勒很快地越过了几百年的历史,进入民国时代,真正的故事是从主人公——青格勒图由京城辍学回到八十里青驹沟而揭开他一生命运的帷幕开始的。

他是一位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所新派学校,他为实现振兴民族教育的理想而辛勤工作着的同时,不断地卷入社会的和个人感情的矛盾旋涡之中。他的命运伴随着与三个女性的感情纠葛展开来:他与牧家之



女赛高娃的婚姻，演出了一场“一对假夫妻，两个善男女”的悲情剧；他与革命女青年关山燕的结合，因不是完全的志同道合而使爱情之火燃得并不完美；他与灵芝的偷情，使自己看清了自己赤裸的、也是本真的自我……他最终走向佛教，似乎是宿命的必然，但也不排除是规避现实的一种选择，虽然他无力左右这种选择。

不记得是哪位作家（或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短篇小说是刻画典型性格的艺术，中篇小说是编织故事的艺术，长篇小说是揭示人物命运的艺术。这样的概括虽然并不全面，但我十分欣赏。

《大漠青驹》就是沿着这样的目标去努力的。除了对主人公的命运做了浓墨重彩的揭示外，对其他主要人物也做了力所能及的命运揭示。比如，主人公的母亲南斯日玛好强而工于心计，这个在维护家族利益和名声方面不择手段而最终被左倾的枪弹所击毙的女强人的命运；关山燕从一个反封建的新女性成长为革命者的命运；与多个男人有染的“美淫妇”灵芝最终削发为尼的命运；世袭章盖格拉森从一个强悍的苏木长官成为烟鬼而一蹶不振的命运；在官场上投机钻营而入了大狱的包国玺的可悲命运。还有“独臂盟长”朋斯克（温大业）、“守财奴”米大贵、“铜女”艾玛等人物的不同命运……

据说，现在的小说讲究两“点”，一曰“卖点”，二曰“看点”。我不知道《大漠青驹》有多少“卖点”，但知道其“看点”是什么。

一是恰如其分的宗教和魔幻色彩；二是浓烈的民族与地域特色；三是作品中以相当的篇幅描述的蒙汉两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碰撞与融合。

总而言之，这部小说通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八十里青驹沟的兴衰和纷繁复杂的人间世态的描述，反映了那一段历史中蒙旗社会的多样性的人生、人性和人的命运。

作者

2004年10月23日



引子

一

他们突然遭到了暴风雪的袭击。狂风卷着大雪像一头怒狮一样嘶吼着，将漫天的大雪和几天前的陈雪一同翻搅，搅得天地一片混沌。

坐骑和拉车的牛迎着狂风艰难地迈步；瘦弱的羊被风吹倒后索性窝在雪窝中不再起来；勒勒车的毡棚在风中剧烈地抖动，毡棚里的老人、孩子和妇女相互紧抱在一起抵抗寒风，孩子们的嚎啕哭声在狂风中显得柔弱如丝……

骑马走在这支由近二百人和一群羊、几十辆勒勒车，还有牛马、骆驼组成的队列前的包尔赤金·巴拉贡眯起淡眉下的一双细长的眼睛向前张望，想看看前面的山势走向来判断他们是不是依旧向着西方行进，但除了白茫茫一片之外什么也望不到。

布里雅特·阿木嘎策马贴近包尔赤金·巴拉贡，大声说：“怎么办？还继续走吗？”

“走，继续走，不走就只能冻死在这里！”

“你看看还能走得了吗？”



包尔赤金·巴拉贡回头看去：羊群聚成一团团凝止不动的雪团，每几十只羊聚成一团，后面的羊头插入前面羊的腿档或旁侧羊的肚子下，整个一团全是盖了雪的羊背羊臀而不见羊头；牛马和骆驼的头部被雪糊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看不见了，一颗颗因层层雪糊而显得硕大的头颅被冻得一个劲儿地摆晃；勒勒车大部分被狂风掀翻了毡棚，人们想把毡棚重新支起来，同风雪进行着徒劳的搏斗……

包尔赤金·巴拉贡与布里雅特·阿木嘎四目相对，都在无声地问对方：怎么办？

正在这时，随着一阵“唉儿——唉儿——”稚嫩的一声嘶鸣，一匹青色的马驹出现在面前。看上去这是一匹不足两岁的马驹，一身青缎似的毛色闪光夺亮，腰身细长，前胸宽阔，四肢修长，两耳直立——好漂亮的一匹青驹啊！

青驹又一声长嘶，围着他们这群被风雪围困的人畜跑了一圈、两圈、三圈，啊！奇迹出现了：青驹用奔跑的蹄步划出了一圈风雪分界线，圈内风停雪住，而圈外依旧是咆哮不止的暴风雪。

如此奇迹令所有人惊讶不已，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是谁突然大喊了起来：

“神驹啊！是神驹救我们来了！”

人们一下子省悟过来，纷纷向伫立在风雪分界线上的青驹跪下来，深深地叩头，脑门直压在雪地上。当人们扬起头来的时候，青驹已经不见了。

在千里高原上肆虐的暴风雪中辟出一圈方圆一里的平静天地，这样的奇迹让所有的人信服了神威神力的无限和伟大。人们铲开积雪埋锅造饭，为牲畜喂料，修理被狂风损坏的勒勒车，搭起了好多毡包以备过夜……一处迁徙中的营地出现在暴风雪的高原上。

包尔赤金·巴拉贡和布里雅特·阿木嘎显然是这二百多人中的领头人。他俩坐在一堆篝火旁，一人端一碗烈酒，边喝边议论着

眼前的奇迹。包尔赤金·巴拉贡十分感慨地说：“看来是天不灭我啊！要图一番大业，保存实力，养精蓄锐，重举抗清大旗，收复我蒙古山河！”

布里雅特·阿木嘎是条浓眉大眼、高颧骨、长方脸的汉子。他说：“你的豪情壮志，抗清复国的心思我明白。不过，我现在想的是这暴风雪还要几天才能停息？要是长久地把咱们困在这圈里可就不妙了。”

“不会的。既然天不灭我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还有，我们还应该弄明白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方位。”

是的，自从出大同迈出长城之后，他们就陷入在连绵不断的山岭和环扣不断的山沟之中，前天才好不容易走上了辽阔的高原，辨清了方向，一路西进之时却遇上了暴风雪。他们在山里转迷糊了，实在不能判断他们现在被暴风雪困在了什么高原上。

浓重的夜幕降临了。暴风雪依旧咆哮不止。然而，圈内篝火熊熊，炊烟袅袅，沉醉在神奇中的蒙古汉子们围着篝火纵情豪饮，酒香飘荡。有人唱起了古老的征战歌谣，众人立即应和合唱：

阿父用过哟，
金边的硬弓，
在莲花城的战役里，
已折断在弓韞之中。
阿母缝好哟，
花缎子鞍鞯，
在莲花城的战役里，
已在马鞍上磨损。

.....

已有了几分醉意的包尔赤金·巴拉贡被歌声激动了，将手中的酒碗一摔，跃身而起，抽出腰间的弯刀指向苍穹，放声高吼：



“天不灭我察哈尔！我包尔赤金·巴拉贡向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发誓：抗清到底！收复失地！为大元复国肝脑涂地！”



包尔赤金·巴拉贡确实是包尔赤金氏黄金家族的后裔。这要从林丹汗说起。林丹汗，原名理格丹·巴图尔，是察哈尔部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之后裔，布延斯沁汗之长孙，系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孙，也是蒙古的最后一任大汗。而包尔赤金·巴拉贡应该是林丹汗的重孙，因为在清康熙十四年趁南方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的“三藩之乱”起兵反清的布尔尼和罗卜藏兄弟，正是包尔赤金·巴拉贡的父亲和叔叔，而他的父亲和叔叔是林丹汗之子孔果尔额哲的一对侄儿，也就是林丹汗的一对孙儿了。

林丹汗率察哈尔抗清失败，退兵青海，客死在撒拉裕固草原后，林丹汗的夫人苏台哈吞于1635年带领其子孔果尔额哲、阿卜乃向清廷投降。四十年后，孔果尔额哲的一对侄子——布尔尼和罗卜藏兄弟联合奈曼旗王爷札木珊再次起兵反清。康熙调动科尔沁等部蒙古军队讨伐反清的察哈尔部。包尔赤金·巴拉贡的父亲布尔尼战死，其叔罗布藏率一万六千八百兵丁二次降清。

这样，康熙对这个有着反叛传统的察哈尔部就很不放心了。于是，便把察哈尔在辽宁义州的驻牧地收回，下旨曰：“犁其牧地为牧场，归内务府太仆寺管辖，移其余众到宣化、大同边外驻牧。”

于是，被流放的察哈尔部众离乡背井、扶老携幼、赶羊撵牛、车马辎重，一队队、一群群、一股股的大迁徙队伍从义州出发，向宣化、大同边外络绎不绝地涌去。康熙皇帝像抓了一把沙子向宣化、大同边外扬洒一样，察哈尔部众便分散在一片苍凉的草地、戈壁、丘陵和深山中了。

包尔赤金·巴拉贡他们这一支人马，并不是有意组织结伴而行的。从义州起程时，只有包尔赤金·巴拉贡一家人和布里雅特·

阿木嘎一家人结伴上路。其余的人是在行程中组合进来的。本来人们对那个陌生的目的地满怀疑虑，不知等在那里的是福是祸。当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林丹汗的后裔包尔赤金·巴拉贡后，便决定跟随他了。他们认为他既然是林丹汗的后裔，就应该与众不同，就应该是子民的主心骨、顶梁柱，即使是在流放迁徙中。



在漫漫长途中、在风餐露宿中，人们发现包尔赤金·巴拉贡不只是条铮铮铁汉，而且是一个抱负远大、誓报家仇国恨、不甘屈辱地被满清奴役的黄金家族的后裔。人们庆幸能在路途中遇到他，认为这是件幸运的事。尤其当被暴风雪围困后发生了神驹出现化险为夷的奇迹之后，他们更加认定包尔赤金·巴拉贡绝对不是凡夫俗子，跟随他走到底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三

翌日。

晴空万里，阳光强烈。望四野，白雪皑皑，茫茫无际。昨日的暴风雪在夜里已停息，留给高原尺把深的大雪后拂袖而去了。

人们套车韁马，整装待发。

包尔赤金·巴拉贡环顾四周，最后将目光投向西方天际，银白的地平线与浅蓝的天空交合的远方空无一物。他不回身便问：

“我们就向那边走吗？”

立在他背后的布里雅特·阿木嘎说“我也不能确定该不该继续向西走。离开大同，我们已经整整走了五天了，按说，已经到达大同边外的驻牧地了。是继续西行，还是选择驻地？我想应该占卜问神。”

包尔赤金·巴拉贡点点头，随手从坐骑的马鞍上扯下蓝缎子鞍鞯铺在雪地上；布里雅特·阿木嘎从怀中掏出一只荷包，抖出九枚铜钱。

他们正要进行占卜时，一声稚嫩的“唉儿——唉儿——”的马



嘶声吸引了所有人循声望去。啊！是青驹又出现了，就出现在距离他们约三十几丈远的雪地上。

人们齐刷刷地向着青驹跪下叩头。

青驹长嘶一声，掉头向西北方向走去。

布里雅特·阿木嘎心头忽地一亮，立即对包尔赤金·巴拉贡说：“用不着占卜问神了，跟着神驹走没错！”

于是，包尔赤金·巴拉贡一挥手，率众码着雪地上青驹的蹄迹上路了。

青驹走走停停，等人们跟上来，怕落的太远，还时不时地嘶鸣一声，好像是招呼人们跟他走，别走散。

就这样，人们跟着青驹从这块茫茫雪原的西北边缘顺着一道缓坡下到连绵大山的一道东西走向的沟谷之中后，青驹长嘶一声，就在人们紧盯着它的时候，突然间虚化而去，不见踪影了。

布里雅特·阿木嘎说：“神驹把我们带到我们落脚生根的地方了！”

这是一道被南北山峦夹在中间的沟谷，沟宽约二里多；一条结冰的小河由东向西而去，显然地势是东高西低；小河的两岸是平整的河滩。望南山，满坡白桦，无风起森涛，像远雷低传；看北山，群峰笔立，气势磅礴，峰间奇松怪柏，雪中映翠。

突然，布里雅特·阿木嘎指着最高的峰顶说：“你们看那堵山峰像什么？”

经他这么一指点，众人都看出来了，那山峰的造型是匹昂首扬尾的骏马。那峰岩的颜色是青色的。是匹青驹啊！

包尔赤金·巴拉贡大手一挥，高声宣布：“不走了，就在这儿定居啦！出（忌讳说宰、杀。出，出栏之意。）羊备酒，我们该为迁居之喜庆贺啊！”



管辖察哈尔八旗事务的张家口都统下发一道通令：速查林丹汗之世孙、布尔尼之子包尔赤金·巴拉贡的下落。一旦查实，速报都统府。都统将遵朝廷圣旨，委以包尔赤金·巴拉贡所在旗最高长官——三品安奔（安奔，旗总管）之职。

“查无此人”的八旗公函连续五年送达都统府；都统府也以同样的内容上奏朝廷。朝廷只能猜度：一、此人已在迁徙途中亡命；二、此人隐名埋姓，不愿暴露其家族身份了。

在布尔尼和罗卜藏兄弟率察哈尔部反清前，察哈尔部与蒙古其他部族在清廷享有同等待遇，都是扎萨克旗。那是皇帝赐给蒙古封建主的一块领地，那块领地的主子——旗王爷是世袭的。反清失败之后，在宣化、大同边外划分出察哈尔八旗，而且废除了王公扎萨克旗，改为总管旗。也就是说，其王公贵族被夺爵削权，没有资格再有领地和属众，当然也就没有世袭之特权了，旗总管由清廷委派。

其实并非查无此人，而是旗府根本就没进入包尔赤金·巴拉贡所在的这道沟谷中查找过。

这道东西走向约八十里的沟谷，被命名为青驹沟。其西进口是一道六里长的“瓶颈”，南北山峰相夹的窄窄的沟谷，只有经过这道“瓶颈”才能进入到青驹沟里；沿沟向东，一路上坡，可直上到一处高原牧场之上。布里雅特·阿木嘎巡游了几次之后，终于弄明白地理方位了。在梁原，也就是这块高原牧场上，他发现众多的湖泊镶嵌在微微起伏的草地上，方圆约百里有余。这不就是史书上讲过的“敖伦淖尔锡勒”、也称九十九泉的灰腾梁吗？布里雅特·阿木嘎是个精通蒙古历史的民间才子。他不辞辛苦地策马在灰腾梁上众多的湖泊间，这些湖泊大的面积也不过方圆二十里，小的就只有不足方圆二里了。他观察着这些大小湖泊的形状，给它们



一个个地命名：“连山海子”、“石头海子”、“葫芦海子”、“山羊海子”、“骆驼海子”……本来是湖泊，他却要叫海子，他知道凡是海都比湖大，他有些诗人的气质，喜欢夸张，便让这些湖泊都变成海子了。他一边为湖泊们命名，一边在寻找一处遗址：成吉思汗之子、太宗窝阔台在四百五十年前曾在这里屯兵习武，准备兴师北伐。布里雅特·阿木嘎最终还是找到那处遗址了。在一湖泊的东北边，发现了一个宽大的砖石结构的建筑，早已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了。从这处建筑中开通道、南北分列的布局可能曾是一处兵器库；正前方一处开阔地上是方方正正的夯实的平台，走上平台可看到一个石墩，石墩正中是个碗口粗细的圆孔。他断定这处平台是太宗窝阔台的点将台，那石墩的圆孔当是一根碗口粗的旗杆，杆上那面直指欧亚的大旗在四百多年前的朔风中飘扬……布里雅特·阿木嘎为点将台遗址旁的小湖泊命名为“史镜海子”，似乎从这个像镜子一样的湖泊中可以看到四百五十年前的历史风云。

当布里雅特·阿木嘎将自己在灰腾梁上的发现告诉包尔赤金·巴拉贡后，后者一下子消除了对这快土地的陌生感，觉得是回到祖上的故土，回到老家了。他认为太宗窝阔台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庇护他成就一番大业的。

在青驹沟定居下来后这五年中，他没有向所在旗府报到入籍。他将一同定居下来的二百多人分散在八十里大沟中，每五户为一个营子，每个营子有一“五户长”管理，以繁衍生息、厉兵秣马为主，兼管其他。营子的名儿都没离开青驹：驹耳营子、驹眼营子、驹尾营子、驹肚营子、前驹蹄营子……

包尔赤金·巴拉贡所在的营子叫青驹营子，也叫大营，他自称“百户长”，统领所有小营子。青驹营子的青驹峰下是一顶青顶的毡帐，内设成吉思汗灵位，中间设低榻矮桌，是“百户长”办公议事的地方；帐外门前是一溜十二根青石马桩，马桩往前三步，石雕墩上插着一根碗口粗的旗杆，上端飘扬着一面青旗。

布里雅特·阿木嘎当初本打算去居住在向东去的驹耳营子，或是向西去的驹尾营子，做个“五户长”，一边统领三五十人，一边

牧养牛羊,把两个年少的儿子养大成人。可是,“百户长”不放他走,给了他个百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军师”之职。“百户长”知道这个人懂满、藏、蒙三种文字,晓萨满、喇嘛两种教义,更难能可贵的还是个兵书迷,他有成箱的兵法书籍,长年研读。这样的人才,“百户长”当然要留在身边重用了。



“军师”首先建议以蒙古史上曾有过的“户”的半军事半行政的方式统治青驹沟。“百户长”采纳后立即实施,这才有了“五户长”、“百户长”。“军师”的第二个建议是:青驹沟的山水草木属“百户长”所有,“百户长”有权给“五户长”或其他官员将土分割领地。而所有牧民都必须向“百户长”上贡牛羊马匹,以牲畜多少分摊。上贡来的牛羊马匹换兵器、粮草,兑成银子以充战时军费。“军师”的第三个建议是:养兵习武。规定年满十六岁至五十岁的男性都是青驹百户之兵,每人备有战马两匹、兵器数件。“五户长”负责组织练兵习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师”说现在举旗反清是自取灭亡,必须耐着性子等待天赐良机才能成功。比如说,应该等待葛尔丹势力的到来。葛尔丹杀害了厄鲁特四部首领,也就是他的岳祖父鄂其尔图车臣汗,篡夺了厄鲁特蒙古的统治权,攻打和硕特部,进兵天山南路,并吞“回部”。现在,他已统治了天山南北,控制了青海。有朝一日,葛尔丹必然会向漠南蒙古进军。到那时,青驹沟的青旗一定像把匕首直插张家口都统府,号令察哈尔部揭竿而起,大军杀向京城……

五

乌兰脑特·扎木彦上上下下很是活动了一番,目的是出任“五户长”,但没有成功,因为“百户长”和“军师”都不喜欢他狡猾阴险的人品。于是,乌兰脑特·扎木彦决定实施报复。

那是青旗在青驹沟飘扬的第六个年头,康熙二十二年的春末,乌兰脑特·扎木彦骑一匹瘦马出了青驹沟,穿过五十里丘陵,



北行。在丘陵与草原接壤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镇子，只一条土街，十几家破旧门面的店铺。乌兰脑特·扎木彦并没有费难就找到了旗府衙门。那是一大群白色毡包围成的“毡府”，正中是十分高大的一顶毡帐，前面立着八根旗杆，飘扬着八面不同颜色的龙旗。八面龙旗代表着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黄、镶黄、正蓝、镶蓝察哈尔八旗。这是蒙八旗，不是满八旗。

他让守门的旗兵转告安奔大人他有要事求见。安奔大人听说求见者来自青驹沟，十分纳闷，本旗境内并无青驹沟这么个地方呀！单单这个陌生的地名就不能让他拒绝求见者。于是，乌兰脑特·扎木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安奔大人。

安奔大人也绝对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人会给他送来如此重大的信息：林丹汗之世孙、布尔尼之子包尔赤金·巴拉贡就在他的旗境内，而且落脚六年多来没有报到入籍，更可怕的是另立旗号与大清王朝分庭抗礼，操练兵马图谋造反！这还了得！安奔一边给乌兰脑特·扎木彦许愿说日后必有重赏，要他回去后不露声色暗中监视，随时报信；一边修书一封，详述青驹沟中的重大发现，派人连夜快马急报张家口都统府。

都统大人回信只有四个字：先礼后兵。

安奔大人不带兵器，带了厚礼，一行十余骑直奔青驹沟而来。从沟口“瓶颈”钻入，眼前豁然敞亮了，沟谷宽阔，小河清澈，牧草高过半人，白桦长满南坡，北坡奇峰叠翠，野樱花烂漫在满坡满岭，景色秀美而神秘。安奔大人原先以为这是一道没有人烟的深山老沟，虎豹出没、蛇蟒纵横，没想到却是几近仙境啊！这里还有牧人，只是对这些牧人今日若不招安，日后必为匪成患啊！

这边，前一天已接到了安奔来访的消息。“军师”对“百户长”说：“你不必出面，我来应付。”

“那么，我在暗中集合兵力以防不测。”

“不必。他是先礼后兵，还没到动兵的时候哪！咱们也一样是先礼后兵。”

“军师”布里雅特·阿木嘎以最高礼节——整羊宴招待安奔大



人一行。宴席设在青顶大帐。四个小伙子用特制的大铜盘将整羊送上桌面，羊头对着首席安奔大人。只见规则地摆放着带肉的两个肩胛骨、两个肱骨、一对胫骨、一对髌骨、六节胸椎、八条肋骨，羊背子搁在上面，再上面是净了毛后煮熟了的羊头。安奔大人用刀子在羊头上划了一个“十”，把刀递给司酒的小伙子，小伙子取下羊头，又从羊尾上切一小块肉，连同羊头搁在一小盘内，供在成吉思汗彩绘画像前的供案上。坐首席的安奔大人从羊背前部切一块肉投入火盆中，以示祭祀灶君。至此，宴前的一整套礼仪基本完成，“军师”给安奔大人连敬三杯酒，宴席正式开始。

安奔大人问道：“我是慕名而来的，想同林丹汗的世孙包尔赤金·巴拉贡见面。怎么不见他呢？”

“不瞒大人您说，他是有意回避啊！”

“他为什么要回避我呢？”

“您想啊，他的祖上林丹汗起兵抗清客死青海，他的父亲布尔尼是战死在抗清战场上的。他是罪臣之子，您是大清官员，水火不容，还是回避的好嘛！”

“不不不，他实在是误会了！”安奔大人晃了晃肥硕的脑袋，“朝廷责成张家口都统寻访包尔赤金·巴拉贡已经好几年了。不是治罪，是重用，明令出任所在旗安奔一职……”

“他出任安奔的话，大人您往哪儿搁呢？”

“我回都统府另行安置啦！”安奔说，“是不是请他来一趟，我好对他面宣圣旨。”

“他不会来的。他早说过不做大清的官，只想平平安安地做平民百姓。”

安奔被酒烧红的脸拉长了。他说：“有这种不入清籍、自立旗号、积粮练兵的平民百姓吗？这是图谋造反，是和葛尔丹一样的叛国！”

布里雅特·阿木嘎爽朗地大笑了一阵儿，说：“安奔大人，你也是蒙古人，你现在面对的是成吉思汗的神位，身上是满清的官服，头上是满清的花翎顶戴，脑后还留了一根猪尾巴，指责不忘复我

大元帝国的蒙古子孙叛国，却不想想叛国求荣的不正是你自己吗？”



这一席话使安奔恼羞成怒了，摔了酒盅，拂袖而去。一行人慌忙跟在安奔后面涌出毡帐时，看到那面青旗的旗杆上绑着一个人，赤裸了上身被五花大绑捆在旗杆上，酷暑烈日烤得这人大汗淋漓。安奔定睛细看，认出这人是前几天向他密报青驹沟隐情的乌兰脑特·扎木彦。安奔意识到这是绑给他看的，压不住一腔怒火，回身责问“军师”：

“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没什么。”布里雅特·阿木嘎笑呵呵地说，“只怪他多嘴多舌触犯了我青驹沟百户的军法，绑在这里等候处治。”

“我命令你放了他！他是有功的，等候的不是处治，而是封爵任职！”

“安奔大人，还是请您上马，回去处理您的公务吧，这儿没人听您指手画脚！”

安奔跨上马背后，马鞭指点着“军师”说：“放了他！不然，你们罪上加罪！”

“军师”说：“安奔大人，如果咱们相安无事，他也不过挨一顿皮鞭而已；如果你胆敢向我们宣战，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用这个叛徒的脑袋祭我蒙古青旗！”

六

战争是不可避免了。

快马传报：安奔征调兵马，准备大战青驹沟。据说，张家口都统有令：务必斩叛贼首领包尔赤金·巴拉贡和布里雅特·阿木嘎首级送都统府。

“百户长”和“军师”决定举行一个斩首级祭旗的隆重仪式以激励士气迎战。然而，事与愿违，捆绑在旗杆上的叛徒乌兰脑特·